寶劉二張楊熊柏列傳第一百　唐書一百七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父叔向以詩自名代宗時位左拾遺羣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隱毗陵毋卒齧一指置棺中廬墓久終喪從盧庇傳啖助春秋學者書數十篇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時張薦持節使吐蕃乃遷羣侍御史爲薦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

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爲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羣羣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韋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柰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後然路傍汪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亦卒不用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聞其名與語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李吉甫皆所厚善故召拜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忮很反怨吉甫吉甫節度淮南群謂失恩因擠之陳登者善術夜過吉甫家羣即捕登掠考上言吉甫陰事憲宗面覆登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爲救解乃免出爲湖南觀察使改黔中會水壞城邪調谿洞羣亦蠻作因是羣蠻亂貶開州刺史稍遷容管經略使召還卒于行年五十五贈左散騎常侍羣很自用果於復怨始召將大任之衆皆懼及聞其死乃安兄常牟弟厖輩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常字

中行大曆中及進士第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
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辟不應杜佑
鎮淮南署爲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
酒致仕卒贈越州都督牟字貽周累佐節度府晚
從昭義盧從史從史驕騎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
東都從史敗不以覺微避去自賢位國子司業庠
字冑卿終婺州刺史輩字友封雅裕有名于時平
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羽元稹節度武昌
奏輩自副卒
劉栖楚其出寒鄙爲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
李逢吉縣鄧州司倉軍擢右拾遺逢吉之罷裴
度逐李紳皆數而爲姦者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
畋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
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大行
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且憲宗及先帝皆
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下少主踐祚未
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
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頓叩龍墀血被面李
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
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尉諭

乃出遷起居郎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
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未幾宣授刑部侍郎
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逢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
月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
北軍淩籍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
窮治不閱旬宿姦老蠹爲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
所淩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然其性詭激敢爲怪行乘險抵巇若無顧藉內實
恃權怙寵以干進詣宰相厲色慢辭章處厚惡之
出爲桂管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又新字孔昭工部侍郎薦之子元和中及進士
高第歷左右補闕性傾邪李逢吉用事惡李紳冀
得其罪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以危中紳又新
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爲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
關十六子之目敬宗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過宰
相賀閹者曰止宰相方與補闕語姑伺之及又新
出流汁揖百官曰端溪之事竊不敢讓人皆辟易
畏之尋轉祠部員外郎嘗買婢遷約爲牙儈謾
索陵突御史劾舉逢吉罷領
山南東道節度表又新爲行軍司馬坐田伾事貶

汀州刺史李訓有寵又新復見用遷刑部郎中爲
申州刺史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又新善文辭
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云
楊虞卿字師皇虢州弘農人父寧有高操談辯可
喜擢明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夏與陽城爲莫逆
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即論與俱
來陝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
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
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第進士博學宏辭
爲校書郎抵淮南妻婚幣焉會陳商辭其先貧不
振虞卿未嘗與游悉所齎助之擢累監察御史穆
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爲遭害仁鳥逝
誅諫不誅良臣進臣敢冒誅獻瞽言臣聞堯舜以
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況今北虜方梗西戎弗靖
兩河有瘡痍之虞五嶺罹騷之役人之疾苦積
下朝之制度莫脩邊亡見儲國用寖屈固未可以
高枕而息也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
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聞使四方內外灼有
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對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
問而已它內朝臣偕入齊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廷

忠言不聞臣實善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
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
臣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
往來此縣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雖陟降
清地曾未奉優睠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
宜周爰顧逮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
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
若訐寃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
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爲聖明也
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
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
宰相尉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也俄
詔行勞西北邊還遷侍御史改禮部員外郎史館
脩撰進史部會曹史李宗賓等鬻鬻僞告調官六十五
員贓千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宗賓等繫御史府
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二十萬虞
卿縛奴送獄三司嚴休復高鉞韋景休雜推宗賓等
皆誅死虞卿坐不檢下免官李宗閔牛僧孺輔政
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使
子宋善誼讙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

第注貞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
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
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揚又我宗閔
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
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
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
鄭注爲帝治丹劑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扇護兒
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
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騶伍布都下御史大
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
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寃虞卿得釋
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子知退知權壇堪漢公皆擢
進士第漢公最顯
漢公字用乂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
遷累戶部郎中史館脩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
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
繇戶部侍郎拜荊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
漢公治荊南有貪贓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
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與共
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

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與助至是帝感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志見顏間翌日斥裔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子簪蕭軏仕亦顯汝士字慕巢中進士第又擢宏辭牛李待之善引爲中書舍人開成初繇兵部侍郎爲東川節度使時嗣復鎮西川乃族昆弟對擁旄節世榮其門終刑部尚書子知溫知至悉以進士第入官知溫終荆南節度使知至爲宰相劉瞻所善以比部郎中知制誥瞻得罪亦貶瓊州司馬擢累戶部侍郎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竝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張宿者本寒人自名諸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及監撫自布衣授左拾遺交通權幸四方賂遺滿門數召對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十餘年累遷比部員外

郎宰相李逢吉數言其後論不可信白爲濠州刺史宿上疏自言留不遣帝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職要重當待賢者宿細人不可使汙是官陛下必用之請先去臣乃可帝不悅後逢吉罷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崔羣王涯同請曰諫議大夫前世或自山林擢行伍任之者然皆道義卓異於時今宿望輕若待以不次未足以寵適以累之也請授它官不聽使人宣授焉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肆讒甚與皇甫鎛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元末持節至淄青李師道願割地遣子入侍既而悔

復遣宿往暴卒于道贈祕書監

熊望者字原師擢進士第性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劉栖楚爲京兆尹樹權勢望日出入門下爲刺取事機陰佐計畫敬宗喜爲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栖楚薦望未及用帝崩文宗立幸處厚秉政詔望因緣險薄營密職圖褻幸讙沸衆議貶漳州司戶參軍

柏耆者有縱橫學父良器爲時威名將耆志健而望高急于立名是時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猒兵耆投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

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亟乃以左拾遺往既至
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
貞耀蓍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遷起居舍人王承
元徙義成軍遣諫議大夫鄭覃往慰成德軍賚繒
錢百萬賚未至舉軍譁議穆宗遣蓍諭天子意衆
乃信悅轉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大和初李同捷反
詔兩河諸鎮出兵久無功乃授蓍德州行營諸軍
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
平德州同捷窮請降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
捷未出也蓍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
朝京師既行諜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蓍遂
斬其首以獻諸將嫉蓍功此奏攢詆之宗不獲已
貶蓍循州司戶參軍亞之南康尉官人馬國亮譖
蓍受同捷先所得土褒女及奴婢珍貨初祐聞蓍
殺洪大驚疾遂劇帝曰祐若死是蓍殺之至是積
前怒詔長流愛州賜死
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
羣栖楚軍則然肆訐以示公搆黨以植私其言纚
纚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
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蓍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

哉

賓劉二張楊熊柏列傳第一百

唐書一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敕撰

韓愈列傳第一百一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

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宦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員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俞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把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唫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燒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

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芒芒
獨旁搜而遠紹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
生之於儒可謂有攸歸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
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涯涘周誥商盤佶屈
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迨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
得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
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
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穴不見治命
與仇謀其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
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揠
闒戺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
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
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爲姸犖犖爲傑拔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
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
荀卿宗王大倫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

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奉錢歲糜稟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庫忘量巳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以栈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此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輩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

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
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
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
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糴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
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
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
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
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
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嚚嚚曹是改太子右庶子及
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

愈請東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還刑部
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
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膏委
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
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
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
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
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
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
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

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

戮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效唯恐後時老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裔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袵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礼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悟罪之誠宜然

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
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
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
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
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戇愚不識
禮度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
下哀臣愚忠怒臣狂直謂言雖可罪心亦無它特
蒙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
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過海只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
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
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
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憂惶懾慄死亡無
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
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
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
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
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
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
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

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讓伏
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
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
魁不剛孽臣姦隸蠢居恭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
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
貢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
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
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
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
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
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
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
贖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
哀而憐之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
愈前所論是天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
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往疏可且內移
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
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
今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刻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亦蠻夷楚越況湖嶺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腥然來安溪潭據處食民畜能家麋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

伈伈睍睍爲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彊弓毒

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久暴
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
鱷魚患表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
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自餘人因與約
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
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
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
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
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
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七前奮曰
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
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
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
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
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
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
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
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
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

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
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
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
臺奏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
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
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
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礼部尚書謚曰文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
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稱
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
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
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性原師說等數
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
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
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
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
名於時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
合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

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
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
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運運判
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
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所稱然思
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云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大常寺大
祝久次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
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
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簺及爲駁雜之說論議好勝
人其排釋老不能者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者愈
最後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
賢之域排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
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
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
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
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
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
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

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声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声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粮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嘗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頼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礼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矣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

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顏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録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録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臂血流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乂皆韓門弟子島字浪

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困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譁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晉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劉叉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常穿履破衣闖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水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其服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獘質窮掘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則興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自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刻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利落陳

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
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
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
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
時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
雖蒙訕咲踣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
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三百年愈排二家乃
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
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
北斗云

韓愈列傳第一百一